

烟标：掀起收藏市场的一股新潮流(上)

□ 谷穗

曾几何时，烟标也逐渐地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收藏界的一个新宠，那么，烟标的收藏价值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烟标是为商品服务的，没有卷烟就没有烟标，因此烟标最重要的就是品牌价值。

烟草品牌的影响和效益不可低估，其无形资产往往以亿元计。以著名品牌“红塔山”为例，据1996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资料，其价值为332亿元人民币。不到十年，在2005年公布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第11个年度报告中，“红塔山”已跃至469亿元，足见知名品牌的深远意义。上海的熊猫卷烟，一直是具有神秘感的特供品，为保护和发挥“熊猫”的资源优势，上好烟早于2002年9月就大力发展高档产品，为实现新品熊猫上市做了准备。新品熊猫牌被命名为时代版，现已800元一条面市，凸显了其高档卷烟的品牌价值。

儿时追忆：叠烟盒，摔三角

□ 秦川

香烟这东西现在太普通了，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只要烟厂的存在，烟是永远禁不了的。今天回忆的不是吸烟，而是儿时与香烟有关的“叠烟盒，摔三角”。

对于我们70后这一代，小时候与香烟已经有不解之缘了，吸烟那是少数捣蛋学生的劣迹，更多的男同学则迷恋于收集各种烟盒，那个时代的香烟盒，可不像现在都是硬纸盒的，那时，绝大多数是软纸盒，将吸完的烟盒展开，收集到一起，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回想一下，80年代，那时候的过滤嘴香烟的品牌，还能列举一二：大前门，金丝猴，大重九，红双喜，上海，牡丹……香烟分贵贱，烟盒同样也分档次的，好的烟盒玩起来自然身价也是相对高些。

收集烟盒也是很有一套的，途径也有不同，有的是从家里拿的，看到爸爸叔叔们吸完的烟盒，总会第一时间要过来的，有时还剩下几根没有吸完的，干脆将烟取出，提前收走了；也有从大街上拾的，只要有烟民的存在，就不愁捡不到烟盒的，不管是揉成一团的，还是崭新的，只在发现地上有，就会迅速捡走的，更有甚者，直接从垃圾堆中拾烟盒了，小孩子嘛，也不管面子不面子了，捡到烟盒就算成功了。

再谈谈叠烟盒的技巧，将收集到的新旧烟盒叠成三角，叠得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摔三角，叠得好的三角呈标准的等腰三角形，薄厚均匀，边角笔直，四棱上线，不但美观，而且实用。争输赢时得心应手，战斗力超强。叠得差劲，歪歪扭扭，四处张风，战斗中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很容易便会输给对手。所以叠烟盒可是输赢的基本啊。

开始摔三角了，玩法也众多，叠的三角都有正反的，简单的玩法就是谁的功力大把对方的三角摔反，就算胜了，自然被摔反的三角都归赢家了，直到对方的三角都被赢到手为止。档次高的三角，有时能换好几个普通的三角，大家都想把好的烟盒赢为己有，档次高的三角，就跟宝贝似的，押到最后，真是全军覆没了，才将这个光杆司令拿出来换几个虾兵蟹将，继续战斗了。

回想摔三角的童年，真是一种乐趣啊，收藏烟标，则是摔三角的升华，至今这种收集仍然大有人在，成为大家一种美好的回忆。

中国的卷烟牌子众多，最多时在市场上流通的有2000个左右的牌号，可说卷烟成为选择性极强的一种商品。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在2001年共有卷烟牌号1049个，从2002年开始，国家烟草提出了卷烟产品结构调整要遵循市场原则：效益原则、技术进步原则，大力精简牌号，培育名牌。2004年8月，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布了《卷烟产品百牌号目录》，对卷烟品牌迅速集中，合理调整作出了重大举措。经数年的压缩，至2005年末，卷烟牌号已降至223个。在深化改革发展的新时期，烟草行业已迈向了“大市场，大企业，大品牌”的战略目标，最终，就是要突出烟草品牌的价值。

我国自1983年3月颁布《商标法》以来，商标受到了法律保护。有一个烟厂的商标，曾是非常有名的，可惜没有注册而被其他烟厂注册，结果以300万元的价格才购买了这一个烟标的使用权，证明了烟标的第一价值——品牌价值。

香烟的文化与文化的香烟

□ 新华

香烟文化，我是从经验中感知的，而不是经由阅读懂得。成长使一个人获得有关生命的知识，同时也受到荒诞和颓废的诱惑。香烟就属于这类事物，与死亡和疾病相连，但充满神秘的美感。英语中有一个词，“decadence”，直译就是“颓废”或者“堕落”，然而都不准确。它的意思中包含一种激情的意味，一种有美感的反叛，尽管也许是不健康的。

但在过去，人们这种感觉并不清晰，为吸烟所做的辩解也常常流于粗暴或迟疑，直到一种文化要通过香烟来呈现和解释时，吸烟才被赋予了后现代象征：人们为“美”而吸烟，为“情”而吸烟，或者为“酷”而吸烟，常常不是生理的要求，而是形象、场景、姿态的需要。

在美国教书时，我和系里的一位法语老师安德雷成了朋友。他是

其次，烟标具有浓厚的历史价值。

烟标生产至今已有百年，早期的烟标已成为见证烟草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1889年美国杜克义洋行烟草公司委托上海美商茂生洋行试销的小美女卷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烟标之一。同年，美国的“品海”、“老刀”，英国的“白锡包”、“三炮台”卷烟输入我国，其牌号曾达到70多种，是最早进入我国市场的舶来品。

从上个世纪初至40年代，上海民族烟厂生产出大约上千种牌号的卷烟。烟标上，曾以大量的广告文字反映了中国民族烟草同外来势力抗争，号召国人吸烟的史实。更多的历史，在烟标上还有大笔记载，诸如918牌的“918事件”，北平牌的北洋军阀政府名，80多种牌号同时反映的“抗美援朝”战争等等。

烟标随着历史的发展，总是同时代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建国初

个有点怪的法国人，神经质，热爱东方，当然嗜烟如命，是爱尔兰戏剧大师贝克特晚年在巴黎时最亲近的朋友。后来贝克特死了，安德雷便写了一本关于老友的回亿录，居然成为畅销书，于是被请到法国最知名的电视二台书评节目中进行访谈。作为一个怪人，他不打算循规蹈矩，他在气温正常的演播室里拥有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公然在谈话开始后点燃了一支他最钟爱的高卢牌香烟，使主持人大惊失色。那支烟的作用十分成功，立刻使安德雷成为法国作家中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一位。他的香烟扮演了道具的角色，为他征服大众传媒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在读到理查德·克萊恩写的《香烟》一书中关于法国高卢牌香烟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怪人安德雷。我曾和他分享一支烟和一杯红酒，因为那时他正患花粉过敏症，他的太太不让他喝酒抽烟。

沙芬：用烟斗告诉你何为高贵

喜路并称国际三大烟斗品牌。

“不过沙芬真正进入中国应该是在3年前。”沙芬中国区代表雷晓宇如是说道，“可以说，沙芬是最专业的烟斗生产商。虽然属荆棘棘的石楠木生长在地中海一带的岩石壁上，但意大利对它拥有无可争议的产地优势，而沙芬会选择石楠木根瘤中密度和重量比恰到好处地方作为制作烟斗的材质。”

沙芬大部分烟斗都是选自意大利托斯卡那(Toscan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地区生长了30年、最上等的石楠根瘤，经自然风干3年以上，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

在雷晓宇这个拥有着优雅气质的女人脸上，似乎能看到她对于烟斗的神情胜过香水和化妆品，在她看来，那些适合投资收藏的精品烟斗，通常都是在加工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其间需要对纹路和瑕疵做出较为精确的判断。

由此，一支沙芬的烟斗从选材到加工，再到成品的过程好似一件古器打磨成珍贵的艺术品一般曲折

东北民间的奇特习俗：抽地锅

□ 何忠

东北民间有一种奇特的习俗，俗名“抽地锅”，就是大家凑在地上的一个“土坑”旁去“抽烟”。那往往是一些打鱼的、种地的、赶车跑外的老板子们，有些时候跑劳累了，于是就说：“咱们抽地锅吧。”抽地锅，先要搭地锅。先找一块较为平坦的草地(或田间地头，

或河边江沿)，用锹或腰刀把地土挖成一块块的，然后起出来，堆成一个“锅”样。大约就有饭碗那么大，中间要留出鸡蛋大的一个坑，这称为“地锅”。然后将烟末儿堆放在“地锅”里面点燃。抽时，就不能用烟袋了。抽这种“地锅”要选苇秆来当吸管。

由于苇秆有“节”，要选那种节较长的直溜的芦苇来用。折苇秆

期的“解放”，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七十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都在烟标上留下了历史痕迹。有一种称之为“纪念”性的烟标，专门是从记录历史的特殊烟标，主要以文字或图案形式忠实地让历史在烟标上停留。如国庆烟标，1954年，天津“恒大”，“金鹿”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设计了纪念烟标，许昌“中原”就有“庆祝国庆(1954)”字样。国庆逢十，逢五的日子，都会涌现出一批纪念标。1997年香港回归，不仅有“香港归”、“龙乡”、“紫荆花”的牌名，更有“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文字，抒发了香港回归的喜悦之感，以“香港回归，普天同庆”的语言，达到了牌名和文字的美好结合，反映了这一重大事件。新世纪到来之际，许多烟厂则以“新世纪”、“世纪龙”等不同形式庆祝跨世纪的历史时刻。还有更多的政治、历史、体育、人物等事件都在烟标上得以体现。



由于纪念烟标和记录历史的烟标的特殊意义，又加上这些烟标具有受时间限制而短期发行的特点，现这类烟标显得分外珍贵。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标将成为历史发展的缩影，特别是成为烟草业历史的资料，在历史价值上越来越突出。

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

在作者看来，出于健康的理由反对吸烟并不奏效。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它就会遵循一般文化规律而存在或消亡，有时还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美国禁烟运动的兴起，除了刺激了香烟的大量出口，还造成了雪茄的时髦，虽然雪茄对身体健康的害处远远超过香烟。

三年前，北京通过第一个公共场所禁烟条例时，我和杨东平、崔永元、郑也夫、尹慧一起策划了一期《实话实说》节目，讨论“吸烟”话题。本意是想引起人们对吸烟有害的关注，结果观众反而被吸烟者有趣的经历和自嘲的态度征服了。有如《香烟》作者所说，吸烟的一生恰好也是不断戒烟的过程，与从不吸烟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它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重重。

然而，回眸沙芬的前世今生，不禁为其悠远而咋舌。

1876年，创始人Achille Savinelli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开设了一家专门销售烟斗及配件的商店，这便是沙芬的前身。由于烟斗在当时是英法的天下，这样的烟具店在那时的意大利并不多见，人们眼中的意大利烟斗甚至有了“价低质廉”的名号。

不过，沙芬并未因此而放弃烟斗店的初衷，沙芬选用最好的石楠根瘤(也是最早使用石楠根瘤制作烟斗的品牌之一)，以近乎苛刻手工艺方式制作烟斗。很快，这家小店就成为众多烟斗爱好者互相交流经验的场所。

1890年1月，Achille Savinelli的儿子Carlo开始掌管公司，到了1924年，Carlo已经开始在店堂后的车间制造沙芬烟斗，也正是Carlo极具天赋的交际能力，为沙芬赢得了许多客户资源。二战之后，当Achille Savinelli的孙子决定开拓海外市场之际，沙芬便开始在烟斗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后，沙芬公司第三代领导人

Achille Junior利用他超凡的品位和想象力，从石楠根瘤的纹路中获得灵感，并且将这种灵感、理念和人格特征注入到所有的沙芬烟斗之中，让每一款沙芬烟斗在款式和功能上达到完美的结合。

就这样，沙芬烟斗的品质逐渐超过其他产地的豪华烟斗，同时也让“意大利造”成为高品质的标志。而沙芬，也带着自己独有的职责，将意大利烟斗的品牌带到世界各地，使签字系列和年度限量版成为众多烟斗客梦寐以求的藏品。

沙芬，似乎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烟斗客们，“实用而不失高贵同样重要。”

意大利，在这个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城市里，沙芬已然将这种生活态度融入到烟斗的制作之中，难怪沙芬称自己的工人为“工匠”，因为他们制作的不仅仅是产品，也是工艺品。

而这些工艺品已经在岁月的年轮中化为不同身份的象征，如同顾城在《弧线》一诗中所抒发的那样：“弧线，就是那支烟斗；鸟儿，少年，葡萄藤，海浪就是那支烟斗所代表的种种身份。”

的老鱼把头石宝柱说，从前的人都自己带着烟袋和烟口袋，但有时还是抽地锅，这因为抽地锅往往是大家凑在一块，能“聚”在一起，互相连抽带烤，有生气有人气。而且，抽地锅时大家“靠”得近，有什么悄悄话，都能交流。还有，就是这种抽地锅法可以让平时不抽烟的人也加入进来。因此抽地锅是一种“聚人”法。

父亲和香烟

□ 灵子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好像从来就没休息过。天气好的时候下地干活，雨天雪天他就磨面碾谷子，唯一奢侈的享受就是吸他自制的旱烟。

小的时候，我对父亲最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天清晨他吸烟的样子，似乎那一锅烟会为他一天的劳作提供力量。他吸烟的样子是十分贪婪和无比幸福的，以至于直到今天，那陶醉的样子还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父亲每天早晨第一道鸡鸣就开始起床，那个时候天还是黑的。父亲起床后，点燃炕头的煤油灯，半躺半卧着，就开始装烟叶、点烟，吸足足半个钟头的旱烟，然后穿好衣服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两个小时，天亮了，生产队的钟声响起，父亲接着去生产队干活，一天下来，挣几个工分，1.5毛钱。就这样，冬去春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的腰累弯了，背累驼了，我们家的生活却没能好起来。幸好还有烟，我觉得，那时的父亲要不吸他的旱烟，他可能就垮了。

父亲吸烟用的烟叶是他自己种的。秋天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也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干完地里的活，他把自己种的烟叶晒干，碾碎炒熟，然后放进一个陶瓷罐里保存，那是他要用整整一年的烟叶。他也格外珍惜他的成果，有时一点点烟叶掉在地上，他都要小心的捏起来放进烟锅里。

父亲说：咱家祖祖辈辈都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却一直摆脱不了贫穷。我当兵那年，父亲已经63岁了。我把想去当兵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家里你是长子，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怕是等不到你回来了”。

父亲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不让我去当兵，但我知道他是不愿让我离开的。走的那天早晨，父亲送我到长途汽车站，上车后我一直不能够回头看他一眼，因为他的眼角和我的眼角分明都挂着泪水，我怕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多年以后听母亲讲，那天我走后，父亲回到家默不作声地坐在火炉边，伤心的泪珠挂在他那灰黄的面颊上，母亲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果然让父亲说中了，入伍到新疆的第3年，我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那年我还没有提干，战士的津贴也不多，什么都没买，我花88元钱给父亲买了两条新疆产的白雪牌香烟。到家后，知道父亲已是肝硬化晚期，每天只能靠喝少量的米汤来维持生命，原本强壮高大的身躯瘦成了一把骨头，大量的腹水却把他的肚子撑得老大，肝区的疼痛常常又让他大汗淋漓。看到我回来，他的精神突然好起来，执意要吸我为他带回的烟卷。母亲拦着说父亲病重不能吸烟，作为家里的长子，我流着泪为父亲做了一把主：让他吸吧，只有在吸烟的时候，我才能在他脸上看到一种幸福的神情。就这样，他以一天一包的速度来吸我为他带回的“高级烟卷”，最终却只吸到第6包就昏迷了。第7天一早，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下葬时，我把他的烟锅、剩下的14包烟，连同点烟的火柴一起放进了我回到家才为他漆好的还没干透的棺材里。

满怀悲伤，我按期返回了部队，把对父亲的思念转化为工作的动力，渐渐有了一些成绩，也得到部队领导的认可，后来逐步成长为一名师职领导干部。我曾多次想，如果当时听了父亲的话，不出来当兵，在家务农，只为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我想我现在也许就只能像父亲一样，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的一员，继续着我祖辈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充其量也就是个村长什么的了。现在，我有条件把母亲接到我身边来和我一起生活，把没有对父亲敬到的孝心，加倍地倾注到母亲身上，让她在儿子身边安享晚年。村里人都说母亲有福气，其实我心里明白，人是越老越恋家，母亲也是因为眼睛要做白内障手术来到我这里，她早晚也会回到故乡，回到父亲身边去的。

现在的烟卷越做越精致，品种也越来越多，但父亲却再也无法抽到了。